

小説  
秘醫室

阿蕙曰。珍姊母待人以不肖。彼固有自明清白者在。可以閒執人口而無難。語已。即遽袒阿姍之鬢。欲辱之以爲報。及見殷印宛然。則意強硬。竟能完璧以歸。然則吾所謂大失望。謂吾不意小尼(旁女)子亦報復。事。又成虛話矣。顧如此想。而仍強笑。謂阿珍曰。何如。吾固謂姍妹之必不辱命矣。諸女伴亦交口稱許。謂阿姍亦幸而不屈。否則姍縱自幸。謂不意小弄狡猾。而彼輩竟爲所瞞過也。是夕。諸女伴即飄之出。賈置酒以爲樂。復懼瞽者爲之度曲。譙浪笑傲。達旦始已。自是而後。阿姍仍依母以居。且垂髫作處子妝。每聞道及郎家。即掩耳走避。嬌羞殆如未嫁時。無何歲事催人。殘臘又屆。婿家循例使雲慘霧籠罩也。 (未完)

人來相接。其母以阿姍先期走避。則與妯娌四出尋覓。最始得之於姓女伴之草屋中。遂強擁之歸。即草草理妝。納輿中。遂發輿。既發。仍以數人押之行。狀如待囚犯。既抵娘家。則妝具塵封。幾經拂拭。始清爽可坐。婿聞新婦返。亦問。而歸。歸時已薄暮。仍畏羞不敢返己室。但與其母瑣瑣話家常。直至其母命之寢。始逡巡退。既返其室。見婦背燈而坐。頭髻作時世妝。妝台上置各鮮花數朵。香氣猶濃。衣裙亦拉雜掛床架。猶未加之以摺疊。似曾卸妝時。除下者。微睜之。則覲覲猶昔。惟容顏較豐於時。新婿至此。覺方寸中突突作聲。雖自問亦不解其何以故。〔未完。〕

洪門報之設于海外，亦不少矣。言論之持平宗旨之純正，久為報互通聲息該報，持之宗旨，以提倡高尚之道德，振興工業，以裕民生及力，矯感情，好惡之言論，曾於八月七號，為出版之首期。此後七天一期，按期印發，定其名曰《求是週報》。示以實事求是之意也。觀其首期所著之言論，不但為我洪門人所信，即有心愛慕祖國之僑胞，亦樂為賜閱焉。如欲定閱，久暫可由大漢公報處掛號，自必按期郵呈。惟該報經費，端賴報費，每週轉愛閱諸君，乞勿報費先惠。俱收美金，包括郵費，如與該報直接均無不可。

茲將收到寧陽餘慶堂籌建學卅三期捐款開列